

吾谁与归

范仲淹与滕子京的生死情

季铁铮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吾谁与归

范仲淹与滕子京的生死情

季铁铮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吾谁与归：范仲淹与滕子京的生死情 / 季铁铮 著.
—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. 10
ISBN 978-7-5063-6923-7

I. ①吾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4098号

吾谁与归——范仲淹与滕子京的生死情

作 者：季铁铮

责任编辑：林金荣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 赵胜琛

封面图画：周一新

封面题字：季铁铮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×240

字 数：380千

印 张：22

版 次：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923-7

定 价：39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历史是教科书，是镜子，历史
是昔日的今天，今天是将来的历
史；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；历
史已经过去，却永远没有过去。

注：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录自《兰亭序》

季铁铮撰写 二〇三年八月

落幕遮咏松

飓砭急，雷似劈。虎啸狼啼，
暴雨倾如戟。闪电频频袭万里，地
动山摇，末日一片泣。

岭上松，巍巍立。铁铸铜浇，
挺起昆仑脊。取萃虬枝刺鬼魅，净
扫寰宇，翘首抒正气。

李铁铮填词书写二〇一三年六月

前 奏

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正月十六，凌晨，汴京皇宫含春殿，静谧得可以听清殿外值班宦臣与宫婢的呼吸气息。殿中深处的寝宫，灯色柔和，异香轻拂，温润宜人，宫如其名，春色春意扑面而来，好一个人间仙境。

此时，从漏院传来司时吏浑厚的报更声：

晨曦微露，朝阳将升，否极泰来，福禄频频！

寝宫的龙凤床上，皇后刘娥凤眼斜睨，柳眉微展，朱唇轻启，已经从睡梦中醒来。她运了运神，将枕在右臂上打着微鼾的皇帝赵恒的头，慢慢移到玉枕，然后，在绣着金龙玉凤的丝绒被窝中，伸开双臂，摊开两腿，舒展因彻夜拥抱真宗的龙体而酸麻的身子。顷刻间，她感到了摆脱桎梏的轻松、破除枷锁的惬意，这种轻松与惬意比同皇上入睡前颠龙倒凤、输云布雨的快感，别有一番滋味，是无拘无束的自由，自我主宰的潇洒。

躯体上的愉悦，让她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：身为皇后，已经贵甲天下，富及万方，按理说应该心满意足，然而，自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年）擢升皇后，对富贵已有新的理解与感受。皇后虽是国母，但还是附庸于皇帝，受制于身边的这位男人，不过仍是一名“臣妾”。尽管皇上现在倾爱于痴迷于自己的天生丽质与万种风情，说不定哪天朱颜渐改，肌肤失润，爱技用尽，他玩够了玩腻了移情别恋，又去宠幸新的妃子，自己从皇后位置上败落下来，那时，保住一条性命或许尚难，何谈母仪天下，何谈荣华富贵？富贵的可变性太大，防不胜防啊！只有权力，特别是皇权，能征服一切，拥有一切，普天之下莫非皇土，岂止富贵！

想到皇权，她心跳加快，全身发热，极度兴奋，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捂住自己充盈、柔软、高耸的双乳，暗暗发誓：皇位即使是泰山昆仑，也要攀登上去，就像捉弄手中的乳丸，去征服它占有它！她认定，只要因势利导，锲而不舍，没有达不到的目标。忆当年，自己年方二八，沿门卖唱，摇铃乞讨，猪狗

不如，想的是吃一口饱饭，睡一夜好觉，岂敢奢望钟鸣鼎食、锦衣罗衾、朝歌暮舞的皇家生活？谁料，偏偏天赐良机，加之自己用心良苦，终于改变命运，选入皇宫，从昭仪、才人、淑仪、美人、淑容、顺仪、婕妤、婉仪、婉容、修仪，到皇后，一步一个台阶，不也似闲庭信步、随手拈来了吗？皇位指日可待，何难之有！

皇位，让她热血沸腾，精神大振，不禁为描绘的宏大政治蓝图“扑哧”一笑。笑声虽然荡漾在自己的心窝，那富有弹性肌肤的震颤，却触动了身边的赵恒，他神经质般地敏感，醒来，侧身向着刘娥，拨开她的双手，捏着她肉丸一般的乳峰，送来甜甜的一句挑逗：“战国时，晋文公宠骊姬，骊姬夜泣，献上乱国之计，为史上所耻。今晨，爱后发出笑声，此大吉之兆，想必是孕龙怀凤啦。要不，如何笑得这般灿烂！”

赵恒无意间戳到刘娥的痛处，她人到中年，享尽荣华，却一直没有生育，是为最大心病。早在封为婕妤的时候，她就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打起生育的主意，一边到处寻医问药，求神拜佛；一边百般献媚真宗，频频交欢，期盼早生龙子。她知道身为皇妃，仅靠朱容玉貌，贤淑灵惠，献爱作秀，是不能完全战胜众多嫔妃，得到皇帝长期恩宠的。只有既具备这些条件，又生下龙子，为皇上留下传承的香火，延绵的龙脉，才能取得竞争胜利，攀上女性政治高峰，戴上皇后的凤冠。然而，她使尽浑身解数，经过不懈努力，还是种子无望。万般无奈中，她以惊人的胆识，皇妃的特权，歹毒的心计，绝妙的伎俩，在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，用一只剥皮后血肉黏糊的狸猫，将宫娥李婉仪与真宗一夜情后生下的男婴，不露蛛丝马迹地换过来，占为己有，谎称自己所生。她的精心策划，巧妙操作，瞒过真宗与宫人，体体面面地登上了皇后宝座。

听到真宗的戏言，她压住心头烦恼，闪电般调整心态，娇滴滴地说：“皇上精于龙凤技巧，臣妾夜夜都浸透在兴奋与愉悦之中，每每想起个中滋味，就免不了一笑！再说，臣妾生有一个龙儿，皇上已经将他以‘庆国公’（即后来的仁宗皇帝）名义立储，如果再生，恐怕会增添他们兄弟的麻烦，惹出唐朝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祸端，还是只生一个好！”

“我不过是听到笑声有感而发，没想到你倒说了好多知心知肝的话。”赵恒把左手从刘娥的乳房上拿下，伸出被窝，用食指点着她脸上醉人的笑靥，“当年，在梦中仙翁对我说，蜀女多情意多才智，能有蜀女辅佐，天下必得太平安宁。苍天有情，真的送来了你，朕的心肝宝贝！”

说话间，赵恒心血来潮，阳气复苏，又将刘娥拥入怀中，扭拽着身子，要干那事。刘娥蜷缩着臀胯，婉言推却：“天已放亮，马上就要早朝，那事干不

得了。既因时间仓促，难尽皇上之兴，又怕颠鸾倒凤，伤了皇上元气，在文武百官面前振不起精神，落下笑柄。臣妾朝朝暮暮陪在身边，供皇上随心所欲，时间有的是……”

他没有因为她的拒绝而失落而心烦，反倒感到了她识大体、顾大局、善应变、体贴人的可贵。他想，后宫佳丽芸芸，为自己夜间侍寝、白天上床的不计其数，她们无不慑于权威，百般献媚取宠，何曾有过一人排斥、拒绝？看来，与那些佳丽的交欢，不过是一时兴起，肉欲罢了，只有这个女人，在给予朕飘飘然欲仙般的快感中，还能揉进灵的欢娱，达到灵与肉完美的融合。

真宗尤其钦佩刘娥的是，她渐渐显露的政治敏锐与汉子般的沉稳干练，自己每每遇到朝廷上棘手的大事，带着愁容回到后宫，她总是一边用女人的爱抚，营造温馨的家的氛围；一边又以男人的刚毅与果断，献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对策。自己在生理上依恋她，没有她，便孤独、相思、躁动；在治国上，也越来越离不开她，特别是近几年，自己崇神迷道，大量服食丹药，体质下降，疾病缠身，严重时不得不将朝政全权委托于她。她不辱使命，理政处事如庖丁解牛，得心应手，让满朝文武官员心悦诚服。

真宗惦着刘娥的好处，猛然间想起什么，把嘴贴近她的耳朵：“朕有一件大事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“皇上英明，胸有成竹，臣妾不敢插言。”刘娥欲擒故纵，把全身心参与朝政的欲望压在低调谦和的语气之中。“爱后当以江山社稷、赵宋天下为重，不必瞻前顾后，客套推诿，只管畅所欲言。”“不知皇上所言何事？”真宗披上锦袄坐起，靠着床头的绣板，正儿八经地说：“科举考试在即，今天早朝，朕将与宰辅大臣商量，推举一人领銜知贡举，让天下人才尽归股掌之中。你看谁能当此重任？”

刘娥从真宗的问话中，意识到自己在赵宋王朝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心花怒放，又是哧哧地一声暗笑，这一次没有让真宗发现。她没有急于发表议论，知道韬光养晦对政治家的重要，对女性政治家更为重要！因此，将头从枕上移向赵恒那凸起而柔软的下腹，向外侧卧着，右手在他的龙根根与龙蛋蛋上轻轻揉摸着，沉思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臣妾进宫二十多年，知贡举（国家主考官）有太宗朝至道元年的翰林学士苏易简，以下便是陛下咸平元年的翰林学士杨砺，咸平三年的礼部尚书温仲舒，咸平六年的翰林学士王旦，景德二年的翰林学士赵安仁，大中祥符元年的是翰林学士晁迥、龙图阁待制陈彭年、知制诰朱巽与王曾四人同列。”

她一口气将太宗晚年到真宗主政十多年的主考官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惹得真宗俯下头，用嘴不停地吻着她的脸颊，由衷地钦佩这个女人超常的记忆力

与敬效自己的一片忠心。刘娥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坚定地说：“今年知贡举，臣妾以为赵安仁最佳。”“赵安仁！理由何在？”“陛下可曾记得，景德元年十二月，宋辽两国争战，大兵压境，陛下御驾亲征，终于迎来澶渊之盟。然而，当双方互递国书时，我国竟无一臣知晓国书体例格式，就在皇上你急得搓手顿足、满头大汗时，赵安仁赶到，纸笔伺候，一挥而就，为陛下挽回面子，为大宋解了燃眉之急，人才难得啊！还有，景德二年他领衔知贡举，发动广泛，宣传到位，天下举子络绎不绝，寒门考生纷至沓来，录取进士二百四十六名，为大宋开国以来人才丰收之年。他执事严谨，客观公正，对考官陈尧咨教唆考生刘几道在试卷上做标记的舞弊行为，给予落籍除名、永不准考的严肃处理，对陈尧咨毫不姑息，降职为地方官员，起到了整肃考风、以正视听的作用。他善于发现人才，将十四岁的神童晏殊着力推荐给陛下殿试，一举进士及第，为开天下学风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……”

“爱后言之凿凿，见地深刻，赵安仁文行兼著，担任知贡举，也是朕的想法！”真宗听罢刘娥一番精辟分析，心中主意已定九成，取过近侍宦官周怀政递来的一杯“参茸壮身汤”饮下，对着铜镜理了理衣冠，正要去崇政殿主持早朝，忽然，宫外传来歌声，那歌声高亢激越，气势昂扬，令人震撼，他情不自禁地侧耳倾听：

信什么女娲补天，夸什么后羿射日，崇什么秦皇霸气，仰什么神
圣光环？是黎民百姓，庶人赤子，开天辟地，奠基创业，绘就色彩斑
斓的大千世界。

乐啥子酒醉知己，恋啥子情钟红颜，羡啥子逐鹿官场，迷啥子腰
缠万贯！赞英雄豪杰，志士仁人，旋乾转坤，继往开来，奏响气势恢
宏的华彩乐章。

歌近尾声，真宗勃然大怒，跳起脚来咆哮：“是谁斗胆在皇宫高唱反歌，诬神圣，蔑秦皇，这不是在影射朕、嘲笑朕、侮辱朕吗？朕，今天停止早朝，不议贡举，马上出动禁军，捉拿歌者，将他们要么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要么在辕门外枭首示众！”

刘娥慌了，担心皇上抓人，让歌者遭罪，连忙将他扶到床沿坐下，拍背抚胸，像哄孩子一样婉言相劝：“皇上今天早朝有大事敲定，何必为教坊传来的一曲晨歌发怒，怒伤了肝伤了心，叫臣妾如何是好，叫大宋江山如何是好！我记得当年刚来宫中，在教坊听到男女歌师们合唱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天地

歌》，也称《乾坤颂》，据说由天上灵虚宫传来，亦说由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徵联袂创作。我当时听了，觉得旋律如高山流水，节拍似战马铿锵，让人精神抖擞，心情愉悦。尤其那歌词豪放激昂，大气磅礴，歌颂的是黎民百姓，赞扬的是英雄豪杰，与您经常对我和文武百官教导的‘黎民百姓是赵宋王朝兴旺的根基，英雄豪杰是江山社稷前进的动力’是一个意思。它完美地表达了皇上的一贯思想，皇上听了应该高兴才是，何苦发愁发怒。臣妾倒是建议，这首歌，要朝野官员都学着唱会，以此洗涤头脑，升华思想，敬畏百姓，敬效英雄，开创官场新的风尚！”

刘皇后的话像一阵春风，将真宗的怒气缓缓吹散。他长长嘘了口气，坦诚地说了几句人话而不是皇帝的话：“我也是人，听到那歌词把老百姓、把英雄豪杰唱得比皇上还高还神，怎能受得，哪能不上来怒气。你几句话点到了我的穴道，我平日里把老百姓比天比地，比根基比源泉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放不下架子，硬是要比老百姓高，比英雄豪杰强，免不了露出叶公好龙的虚伪。哎，人活一口气，这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就出了毛病！好，这下没事了，该上朝了。”说罢哈哈一笑，顺势深深地吻了吻刘娥的额头，款款向崇政殿走去。

真宗像往常早朝一样，准时坐上金銮椅，扫视大殿，官员无一缺席，他高兴，提起嗓门向站在前排的宰相王旦、参知政事丁谓、枢密使寇准、吏部尚书王钦若等高声发问：“众爱卿议一议，开春后，朕应该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？”

宰相王旦拿出了自己的意见：“皇上英明，经常告诫臣僚，国家大事有三：百姓温饱，天下安宁，选拔人才。时下国泰民安，丰衣足食，前二者不在所虑，而人才乃治国兴邦之根本，江山社稷之脊梁。当今宰辅大臣、馆阁储士、地方官吏，数额虽冗，质量却滥，选拔人才充实中央与基层，已成朝廷重中之重，何况，大中祥符五年已停止贡举一届，选拔人才显得更为迫切。窃以为开春后第一件大事，非科举莫属，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明确主考官及其班底。”

真宗满脸堆笑，频频点头，对王旦报以赞许：“王爱卿一语中的，朕今天早朝正是要研究此事，爱卿须拿出己见，何人知贡举为妥？”“微臣举荐三人，供圣上裁定，他们是赵安仁、夏竦、王曾。圣上曾赞赵安仁‘文行兼著’，我多年观察，他为人行事的确不同凡响，可当此重任；夏竦官阶虽低，但博学强识，正直敢言，且为庆国公之师，亦可当此重任；王曾为咸平五年（1002年）状元，从政十三年来，勤学不倦，谦恭谨慎，政绩灼人，且七年前曾协助晁迥知贡举，主考一事颇有经验。”

丁谓听王旦说到夏竦，急不可耐地抢过话题：“赵安仁、王曾主考，情理俱备，所荐夏竦，微臣不敢苟同，他虽然学有所长，却不谙行政套路，且强干

人意，恐坏国家大事。”说到这里，转过头对后排的夏竦瞪了一眼，心里在说，你当年胆敢反对我扩建皇宫的提议，我今天就非要拦着你的出头之路不可。

丁谓的话音刚落，寇准、王钦若等人纷纷进言，各抒己见，唇枪舌剑，互不相让，继而大殿里上百人起哄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像热锅炒豆子，噼噼啪啪乱成一团。真宗被吵得头昏脑涨，七窍生烟，将惊堂木在龙案上敲得山响，大家才静了下来。他划破寂静，抛出了压轴的表态，“众爱卿关心国家大事，争相发表见解，一片忠心，朕领了！不过言无先后之序，语无伦次而发，风纪差矣，当诫之诫之！贡举选才，朕之大事，国之大事，不可稍有疏忽。赵安仁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操为楷模，德孚众望，令为本届知贡举，翰林学士王曾、太常博士邓余庆、知制诰钱惟演、京东路转运使张知白，协助赵安仁，组成贡举班底，以确保科考万无一失。”

真宗说毕，拿起御案上各州各府上报的考生人数看了一眼，脸上浮起一团阴云，今年考生不足八千，明显少于往年，内心极为失落，高亢的声音低沉下来：“朕近年来多次就科考一事诏令全国，要求对考生从严审定，目的是训诫各级官吏不得徇私荐人，避免鱼目混珠、鱼龙混杂，选不上杰出人才，决非有意压低考生数量。赵爱卿务必会同礼部，采取紧急补救措施，通令全国，广泛发动，督促合格考生如期应试，切勿遗漏出身低微、家境贫寒的考生，朕最期盼最牵挂的就是他们！”

汴京的二月，一派早春景象。

艳阳催开黄河冰封，浮移的冰凌，前推后涌，像一炉炼熔后倾泻的银丹，在阳光映照下，五彩斑斓，缓缓向东流去，活脱脱一条长虹在舞动翻腾，蔚为壮观。

桃花水汛初上，条条溪渠漫溢，湍急的细流哼着小曲，雀跃般奔向汴河。猛涨的汴河水，无意浏览京城风光，急速涌向黄河，像顽童钻进母亲的怀抱。

街市，商铺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人流涌动；绸缎行将各色面料挂满门首，疑似一道道瀑布飞悬；酒馆茶肆牌帘飘扬，宛如一面面旌旗招展；送货郎摇动拨浪鼓，吆喝着——长溜卖品名单；小炉匠抡起大铁锤，溅飞出万千朵耀眼星花；药号里频频飘出酸苦甘辛咸五味芬芳，商场里阵阵响起东南中西北四方客声。

今年的汴京春景，更加吸引眼球、撩人心扉的是全城洋溢的科举考试氛围。

在入城必经的东门汴河广济桥、南门惠民河安国桥、北门护城河金水桥的桥头及西门城墙外，都架起了巨大的拱形彩门。彩门，用厚厚的鲜松枝鲜柏枝镶扎而成，深绿油亮。彩门两边贴出大幅朱砂红对联，人们在逐字逐句念着：

迎天下学子聚开封，龙门就在眼前；

选宇内俊彦入仕途，前程始于足下。

彩门拱顶上的横幅是：问鼎庙堂。

在朱雀门、保康门、封丘门、昭应宫、钟鼓楼、宝符阁、天庆观等标志性建筑物上，垂下一条条硕大的红底白字条幅：

正牡丹初绽，桃李争艳，姹紫嫣红，阳春召我以烟景；

逢贡院已启，龙门待跃，经史子集，国家用尔之华章。

皇宫正阳门，是不允许张贴的神圣之处，史无前例地挂起鲜红对联，对联由知贡举赵安仁自编自写，那直率贴切的句子，充分表达了真宗皇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诚心诚意与诚恳；那铁画银钩般的字体，诏示出他作为主考官的严谨严格与严肃。竖联是：

建国需人才，治国需人才，人才是永恒主题；

亲者要考试，疏者要考试，考试为选拔依据。

横幅是：大庇天下

装扮得最为耀眼夺目的要算汴河南岸的聚英客栈、北岸的鸿儒旅馆，以及距贡院一箭之遥的摘桂酒楼。这几处自宋太祖建都开封，一直是赴京考生下榻的地方，食宿条件好，周围环境宜人，离贡院考场近，对考生心理、身体与掌握考试时间都有好处，成了考生的首选。

聚英客栈傍汴河而建，两侧长堤上岸柳成行，鲜嫩的柳芽点缀在千万条低垂的柳丝上，如一线线绿雨滴淌，微风拂来，河水吹皱，柳丝起舞，美如一幅丹青画卷。

鸿儒旅馆从洛阳与菏泽移来上百株名贵牡丹，适逢花期，竞相绽放，千姿百态，万种风情。进得旅馆，一股书卷之气撩人心扉，大厅里摆着三座宽大的书架，架上古典新籍应有尽有，给考生提供了阅读方便。连餐厅墙壁上也满是字画，右边的那幅《汴京春来早》，没有红日、绿草、鲜花，仅有两只乳燕随母燕含来泥丸，在皇宫朱檐下垒窝筑巢。笔墨虽简，却展示出盎然春意，且借燕飞旺处，隐喻人才奔来，可谓匠心独具。

摘桂酒楼则是另一种格调，在一、二、三层楼台的横梁上，高高地挂起大红灯笼，一盏挨着一盏，每个灯笼上贴着一个大字，读过来便是一句催人奋进、激励意志的警句。

底层的是：万丈高楼从地起。

中间的是：中流砥柱待后生。

上层的是：蟾宫摘桂在今朝。

摘桂酒楼是京城上好的一家客栈，非但外观漂亮，食宿条件优越，而且每层还安排有几个豪华套间，东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一些青春妙龄、乖巧玲珑、能歌善舞、最讨纨绔书生喜欢的娇艳少女作陪读。因此，科考年份，这里最为紧俏，一些富贵人家子弟为了抢得住处，往往在先年八、九月间便派家丁前来预订，有的举子还提前住进来，红袖添香夜读书，一直到考试结束。

汴京城里供学子下榻的去处很多，只是这三处条件好、档次高。至于一般的旅馆、驿站，下等的饭铺、客房，小街僻巷到处都是，出入其中的只有寒门子弟、苦读书生。

二月二十五日黄昏，用过晚膳的赵安仁掰着手指算了算，离考试日期三月初三只有八个日子。自从任命知贡举，他就把行李搬来，吃喝拉撒睡都在贡院，封闭在里面与僚属研究考试方案，命题制卷，指挥考场维修，视察考点布置，训练监考、押卷、发卷、收卷的胥吏……

此时，赵安仁最关心的是考生，他找到张知白，询问他们的来京情况。张知白据实报告：到今天酉时三刻，已有一万二千三百多名考生到京，占应到的九成还多，尚有几百正在途中，预计三月初一可以到齐。赵安仁面对这些数据虽然露出微笑，但对他们来京后的食宿、心态、安全牵挂在心，准备到他们下榻的地方看看，做到心中有底，避免失误。他和王曾、钱惟演、邓余庆、张知白便装微服，迎着街上店铺的灯光，安步当车，顺着金吾街向东缓缓走去。

夜色里，举子们纷纷而来，有坐在两人轿、四人轿里，扒开帘子，伸出头来东张西望，满脸骄气傲气的阔少爷；有书童挑着行李、马夫牵着缰绳在前面开道，自己骑着高头大马，脚登金色鞍环，昂头仰视的公子哥儿；有衣衫褴褛，背负行囊，蓬头垢面，蹒跚步态，形容憔悴的苦行者；有挈妇将雏，举家而来，一路饥寒交迫，正在沿街乞讨的穷秀才；有两鬓银丝，谢顶秃头，腰躬背驼，一步三咳，蹒跚移行的长者老翁……

看到眼前的百态考生，万象人间，邓余庆，这位寒门出身的贡举官大发感慨：“唉，科举如华山，自古一条路，困煞多少人！”王曾，曾经夺得考场头筹的状元，对科举别有一份感情，拍着邓余庆的肩膀提出异议：“邓兄此言差矣，应当改作‘科举阳光路，成就多少人’才是。”邓余庆不满王曾的话意，转过头来请赵安仁作评判：“安仁兄两次主考，对此有何高见？”赵安仁也在若有所思，正好说出自己的看法：“人，总得向前看。入仕做官是人生追求，平民做官别无选择，只有奔科举这座独木桥，骑马坐轿也好，拖儿带崽也好，老命相拼也好，无奈呀，无奈！”他以自己的科考体验与两次担任国家首席主考官的阅历，用三言两语对科举作诠释、作注脚，大彻大悟，博得了四位副手的认同。

赵安仁一行来到金吾街与宝丰街交汇的四牌楼，看到一簇人在围观着什么，快步走了过去。扒开人群，只见一位高个子、大块头、宽额浓眉、炯炯虎眼、着一身浅蓝褪色长衫的年轻人，正在俯身搀扶起倒在地上的那位脸色苍白、额上冒着豆粒汗珠的中年书生，从地上捡起他的破麻袋行囊，背着他走进了旁边的“阳关客店”。赵安仁对眼前的一幕既迷糊又感动，连忙嘱咐王曾回贡院值班，钱惟演、邓余庆去延安路、通泰路一带视察，自己与张知白尾随两位书生进了客店。

在客店前厅的长凳上，中年书生耷拉着头，吃力地喘着气，高个子年轻人

向店主要过一杯饴糖生姜热茶，给他喝下，用干布巾擦掉他脸上的汗珠和泥尘，然后到收银台办理住宿。见中年书生脸色转红，眼睛恢复灵光，精神好了许多，赵安仁便凑过去打听：“相公何病？来京何干？”

那书生嘘了口气，慢慢回话：“晚生张仁，福州人，赴京赶考。大年初一起程，家贫，无盘缠，一路乞讨而来。前天早上在京郊讨得一碗小米稀粥喝下，已有两天粒米未进。虽是早春，北方尚无野菜，只得忍饥慢行，刚才眼睛发花，昏了过去。谢谢老先生问候，我并无大碍，这不，喝了几口姜糖茶，好多了。”“那位相公是你何人，待你亲人一般？”“素不相识，我还来不及问他的姓名呢，好后生啦，好后生！”

年轻人办完手续，递过房门钥匙，撩起长衫，从裤子口袋掏出一叠缗钱给中年书生：“钱不多，买点吃的，别再饿着。房费已付半月，放心住就是。我住鸿儒旅馆，有难处到那儿找。”说完，往门外走去。中年书生连忙起身，一把拉住他的衣角，正要下跪，被年轻人扶住：“别、别、别，出门在外，哪个没有难处？帮个小忙，何须行此大礼，都是考生，兄弟一般嘛！”赵安仁抬手向年轻人打招呼：“请问相公姓名，从何而来？”年轻人怔了一下，发现身边站有两位长者，以为他们也是来投宿的举子，略施躬身小礼，答道：“在下也是考生，晚间街头散步，遇上这位相公昏倒，便将他背了进来。路见难者，携手相扶，人之常情，何须留下姓名，请两位学长恕我无礼。”“相公见难相助，侠肝义胆，青年楷模，钦佩钦佩！”张知白伸出了右手拇指。“好人应有好报，望相公科考高中！”赵安仁被年轻人的德操与豪爽打动，说了句祝福的话，见不愿告知姓名，不再深问。

钱惟演、邓余庆离开四牌楼，走上延安路，逢客栈必看，遇旅馆必访，见所来举子大多已经安顿，别无他恙，也就放心了。两人从延安路向左拐入通泰路，准备回贡院。此刻，万家灯火渐渐暗下，一片茫茫夜色，沸腾的京城已经酣然进入梦乡，只有不远处的摘桂酒楼依然灯火闪烁，将周围大片天地照亮，还能听到传来的嬉笑，闻到飘出的酒香，两人不约而同说：“去，看看！”

进得店来，听到东侧七八个房间里都传出女人的声音，一号房里的娇滴滴：“相公天生福相，跟了你，吃喝玩乐，一辈子不愁耶！”二号房里的拖腔拉板：“王少爷要是高中，我就跟着坐衙门守官印去，免得在这里今天陪张三、明天陪李四，既伤身子又烦心。”三号房里的尖声催着：“我的心肝宝贝，快来呀，都等不及了！”六号房里传出的是个闽腔男声：“那年进京考试，我来迟一步，你被温州姓柳的举子包了，金屋藏娇，面也见不着，害得我心神不宁，交了白卷，鸡飞蛋打。今年我抢先一步，乖乖心，看你还跑到

哪里去。考不考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不能没有你。别人要官，我要色，各有所趣，各取所需嘛，哈哈！”

钱惟演被这些低俗淫荡、乌七八糟、不堪入耳的声音烦扰得作呕：“快走，赶紧离开这里！”他口里在催促邓余庆，一双脚早已走下台阶。回贡院的路上两人一言不发，心情沉重得像压下一块石头，暗暗骂着：如此进京赶考，误了自己不说，如何对得起含辛茹苦、寄有厚望的父母！

王曾离开四牌楼，在回贡院的半路上突然想起，自己十三年前考试下榻的客店就在附近，旧情使然，经玉笋街转向蚂蚁胡同，很快找到了“舒如家”客店。客店是夹在民居中的一栋土坯旧平房，屋里屋外，色调灰暗，加之低矮，令人压抑。好在收拾得干净整洁，店主热情，价格便宜。王曾走进店来，堂屋里坐满了人，好像在举行集会，见左边杳无人空着一把椅子，坐了上去，环视一眼，尽是些束发弱冠的举子，他记起，这是店主招待入住举子的恳谈会。

恳谈会就是茶话会，王曾记得当年也是晚膳后，店小二把所有入住的考生请到堂屋，备上茶水，让大家谈科举、谈时事、谈国计、谈民生、谈前程、谈见闻……海阔天空，随心所欲。这样可以让大家互相熟悉，彼此有个照应；可以减轻巷僻店小的压抑，送给大家一个好的考前心情；可以形成对外的气势，吓唬吓唬小偷小摸，营造一个安宁的环境；还可以让大家从交流中增加考试信心，增长答题见识，获得解题方法。正是店小二茶话会的创意，形成了经营的品牌与特色，应着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理儿，成了举子们青睐光顾的地方。

王曾静静听着。坐在右边的那位发言，紧扣政治的语意，让人一下子就感到了他教养有素的家庭背景：“诸君幸会。在下谢绛，富阳人。父，谢涛，曾任朝廷太子宾客之职，年岁已高，退养老家。侪辈学子，生逢盛世，沐浴皇恩，苟天意嘉惠，金榜题名，当效忠明主，雨露四民，如此，方人生无憾。吾言，仅抛砖引玉，供诸君一笑尔。”谢绛左边的那位考生三言两语，讲得颇有力度：“谢君之言，振聋发聩，鄙人庞籍受益匪浅。天地生人，万物之灵，当取万物之利以济民、以强国，此吾所思、吾所图也。如今之学子，同志者虽有，然为衣食之谋，荣华之逐，唯名利是鹜者，多矣。吾微微寒生，不敢高调，亦不能苟同。”

王曾认真打量着庞籍，他四方脸，悬胆鼻，两道剑眉护着两颗晶莹的眸子，一身整洁的青色长衫透射出阔肩挺胸的刚健，心想，这是一块上好的料子。

“适才，谢绛与庞籍二君出语大气，可见经天纬地之志，不才王重之启迪良多，钦佩钦佩！然则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划一，如同日常餐饮，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窃以为，人生要有理想，但不可沉迷理想。理想者，想而未得也，可

望不可求，可求不可及，岂不黄粱之梦，海市蜃楼耶？人生现实之中，应该讲求现实。现实为何？柴米油盐，衣食住行，老婆孩子，人际交往等等是也。脱离现实，请问个人如何生存？家庭如何生活？自家日子难过，谈为民为国，不啻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岂不是弥天大谎！”

王重之的讲话正上兴头，从街上走进一位举子，东张西望，像在找谁。庞籍叫了声“滕学弟”，马上让出位子，自己坐上左边的一个空位。那位滕学弟，被王曾一眼认出，正是在四牌楼扶起倒地举子的高个子年轻人，王重之的发言被他的到来打断。

王重之，忻州通判官王永年长子，二十四岁，中等个头，着绛色缎料新衫，握一把没有打开的纸扇，讲起话来，拉腔拉板，一举一动，乳油味十足。他的发言，如一盘珠子哗啦啦倒出，欲禁不止：“况且，人生追求与拼搏的最终目的，不外乎享受。我等赴京，所来为何？科考！科考为何？做官！做官为何？虚谈则国家人民，实谈则享受美酒佳肴、香车宝马、玉女良辰，回归到人的原始，人的本真，人人有此追求，人人可享荣华富贵，岂不皆大欢喜！”

王重之的振振之词，激起学子兴趣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说开了。

“诸君、诸君！愚生杨帆，益州华阳人，虚长三十。吾出身寒门，双亲顶烈日，冒风雨，受尽稼穡之苦，税课之剥，一贫如洗。严父慈母痴心不改，省牙缝之食，节御寒之衣，供不肖攻读。大中祥符元年曾赴京参试，榜上无名，已淡仕途之心。可双亲不依不饶，总以‘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；养子不读书，有如养个猪；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；混一官半职，享荣华富贵’之言，逼我非续考不可。科举至今，已被世人视为安身立命唯一出路，岂不邪乎！不考，对生做死做的父母不起；考，千里挑一，上榜的毕竟凤毛麟角。诸君，请问路在何方？”说罢，垂下头，一脸无奈。

“小弟纪兴元，潭州人，年二十。吾力主读书，唯读书才有前途，唯科考才有出路，古今皆然。是理想，也是现实，能不读乎，能不考乎！”

刚才进来的滕学弟，听到王重之尽讲些个人家庭、衣食住行、及时行乐之类的话，那火爆脾气差点冒出，基于初次见面，考试在即，压了压性子，没有发作。毕竟禀性难移，蓦地站起，声如洪钟，话说得像钉子一样尖刻：“草民滕宗谅，字子京，祖籍南阳，现居西京洛阳府。今天中午在汴河桥头邂逅庞籍兄，相约夜间造访，不料遇上悬谈良机。诸君直抒胸臆，无遮无碍，精神可嘉。至于所谈读书、科举与人生，俺以为，书，必须要读，读书可以却愚钝，长见识，兴家国；不读书，目不识丁，混沌愚顽，何谈修身齐家，何谈治国平天下！侪辈，堂堂炎黄子孙，凛凛大宋学人，若不发奋攻读、笑迎科举，有何